

城市印象

长安城墙下，初春融乐景

■孙亚玲

抑或是清晨，抑或是午后，抑或是夜晚，我常常一个人，有时漫步在建国门和长乐门之间的环城公园里，有时行走在古城墙下的幽深曲径中。

西安的这座城墙，既不傍山也不临海，它威威武武地守着西安城，护着西安人。西安人嘴里的城，也就是城墙里的那一块天地。西安人总是以“我们有六百年（历史）的古城墙”为傲；西安人开玩笑时也总用“脸比城墙还厚”来打趣对方……

城墙外的环城公园里，初春的暖阳柔和灿烂，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质，好比孩童的小脸一样可爱。几位老者围坐在半米高的水磨石圆桌旁，摆开楚河汉界的象棋摊子，两军对垒着，搏杀着。他们认真而严肃，执棋者不准反悔，观棋者不许言语。那位坐在最外圈的大爷，鹤发童颜，头上顶着黑色毛呢礼帽，鼻梁上架着两坨圆圆的石头眼镜，嘴里叼着根暗红色的玛瑙嘴子

旱烟锅，一边观棋一边“吧哒吧哒”地抽上几口；等烟锅里的旱烟叶子完全变成灰色的烟灰时，他将烟锅“嘣嘣嘣”地在老北京布鞋后跟磕几下，然后“噗噗”地把烟锅吹通，再把铜烟锅头伸进褐色的烟袋里美美地挖几下烟丝，用大拇指按瓷实，“哧”地划一根火柴点着，瞬间，头顶又是一圈一圈的青烟袅袅地升腾了。

吼秦腔是老西安人茶余饭后的最爱。在环城公园建国门段，每日午后都有几摊子戏迷票友在吹拉弹唱。你演《下河东》，他吼《铡美案》，不似擂台又胜似擂台地对唱着。

挤进足有上百人观看的自乐班场子里，70多岁的“田玉川”和50多岁的“胡凤莲”（二者为秦腔剧目《游龟山·藏舟》男女主人公），这时表演得正带劲呢！只见“胡凤莲”手执一米长的木棍，交叉弯曲着双腿，羞羞答答地偷瞄着正沉沉入睡、坐在凳子上随渔船左右摇摆的田玉川。“……女孩儿拉少年我理上”

摇，摇摇转，叫相公你醒来我有话言。”旦角演唱音色清脆婉转，一句一板里都充满了胡凤莲的无奈和为父报仇的英雄气魄。年轻气盛的田玉川在小船晃动中猛然醒来，瞅着眼前美丽而腼腆的姑娘那副楚楚可怜样，男人的保护欲立刻战胜了他此时逃难漂泊的窘迫心境，在听胡凤莲如泣如诉地述说苦楚后，立刻从怀中掏出传家之宝“蝴蝶杯”慷慨相赠。饰演田玉川的老大爷，把人物在特殊环境下的复杂情绪表演得细腻生动，一点也不逊色于专业的年轻演员。

公园更深处，高高的银杏树梢上，灰雀儿正忙着新筑鸟窝。只见两只矫健伶俐的灰雀儿迎风飞翔，在暖暖的初春气候里以不同的身姿上下欢舞，来来回回不停地往返着。当它们飞累了停驻在枝头休息的时候，便相向而立，亲热地啾啾啾啾，像是在描绘着新家的模样，又像是在互诉衷肠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

趁东风放纸鸢。”一位年轻的妈妈指着空中飘着的各式风筝，教孩子背诵清代诗人高鼎的《村居》。风筝是从护城河对面的外环休闲广场上起飞的。这里的天空简直就是风筝的海洋，花样繁杂：有长长的金色巨龙，有振翅高飞的苍鹰，有精明神武的孙悟空，还有憨态可掬的猪八戒……当然了，还有小朋友们喜欢的熊大、熊二和光头强，他们在空中和谐相处，不再为一树一木、一城一池争执得动斧动枪。

因为空中有了风筝，也就有了仰望天空的人。突然，一只金光闪闪的绢绸蝴蝶缓缓飞起，飘入天际。一位穿着燕尾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，单腿跪地，手捧一团鲜花，对站在面前的美丽姑娘微笑着，指着空中飞舞着的蝴蝶风筝说：“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，我会让你幸福到永远！”原来那蝴蝶风筝的两只羽翼上，印有一句爱情宣言：“我会毫无理由地爱你一辈子。”许是见证了浪漫的求婚仪式，我也沉醉其中，真想借这缕春风，将心中的自在

之情放起，任它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；或者蘸一笔水墨，把此时的开心高扬，让它带着爱情，穿越初春，跨过花季，在古老的城墙外这满是馥郁的花丛里、竹林间，为不同的故事添彩。

在城墙下卧着的由许多不规则鹅卵石铺就的条条小道上，在公园花红柳绿、莺歌燕舞的角落角落里，你悠悠地来，他悠悠地去，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惬意、自在、悠闲。花坛里紫叶李枝头缀满乳白色的花朵，开得鲜艳，花蕊中心那一粒粒紫红小点如星星般眨着眼睛，活泼又灵动。一阵微风吹过，花瓣随风飘洒而下，落在游人的头发上、脖颈里、手心里，如洁白雪花般富有诗意。

穿过小径，进入一片绿草茵茵的草地。小草还嫩，叶子呈乳黄色，仿佛人们只要轻轻一碰，就能弹出水来。附在它身上的枝条儿，轻轻地、微微地仄着身子，似醉又似醒的样子。我缓缓地俯下身子，舍不得用手触摸它，总怕弄疼它纤小的身躯，只是用欢喜的眼神瞅着它，但由鼻中呼出的气儿倒吹得它微微飘拂，如细影般轻巧可爱。

初春的城墙外，红了梅花，绿了柳枝，白了玉兰，黄了银翘。这时护城河可成了野鸭的世界了呢。它们有的浮在水面，自由自在地游弋着。最调皮的是领头的那只，它时而将肥嘟嘟的屁股露在外面，头栽入水里寻觅着食物，时而又扇动翅膀扑腾着，激起层层水花……另一只同样矫健的灰鸭，对领头鸭的恶作剧很不屑一顾，挑衅似的，猛烈地划动着亮黄色的鸭掌，很快地超过淘气的领头鸭，成为了新一任领头鸭。它“嘎嘎嘎”地向岸上高叫着，像是在炫耀着胜利。鱼鳞般的波纹一圈圈地随着这群野鸭犁出的水痕缓缓地向着后退着、漾着……

春江水暖鸭先知。我坐在环城公园东南角的一块石条上，看着这一派热闹景象，体会着初春的温柔，感觉与城墙、与西安、与春天融为一体了。

绿染长城

汤青摄



岁月静思

母亲的柳色清明

■李秀芹

母亲曾是大家闺秀，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年月，家庭遭遇变故而败落，外公外婆伤心过度，相继离世。母亲结婚后第二年，舅舅因事被单位领导误解，一时想不开轻生了。舅妈要改嫁，母亲便将我表哥接进自家生活。打我记事起，每年清明节，母亲一早就折些柳枝回家，插在窗户、门框上，还在院子里随手插几枝，剩下的编成个柳条帽给表哥戴上。母亲和表哥这天都扮得漂漂亮

亮，姑侄俩挎着祭品去给我外公外婆和舅舅扫墓。

母亲在路上还会折几枝柳条给表哥做一个柳笛，一路走，一路教表哥吹奏。那时表哥年纪尚小，对清明扫墓没有悲伤的概念，相反因为这天可以穿新衣、吃好吃的，还可以“游山玩水”而笑脸盈盈。

在祭扫完毕的返回途中，母亲常会找个小溪边停下来，让表哥“野餐”一顿。母亲说祭品被吃完了，祭扫的人们空篮回家，才会家旺人旺财旺。所以以前清明这天，对很多小孩

子来讲也是打牙祭的日子。

杜牧诗说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外婆家的悲惨经历对母亲打击巨大，但母亲从不表现出哀伤。很多人不理解她，认为她和娘家人没感情，祭扫之日一点也不怀念逝去的亲人。母亲解释说，离开的已经离开，留下的要好好生活才对，这样逝去的亲人才不会担心。去给亲人祭扫，就是要展现我们最好的生活状态，这样他们才能放心。

母亲性格乐观，遇事看得开，从不钻牛角尖。记得小时

候婶子常欺负母亲，无端挑起事端，有时候能骂上两天两夜。但母亲从不发声，也不让父亲去找叔叔理论，该做饭做饭，该下田下田，把婶子的指桑骂槐当作耳旁风。外人以为母亲胆小怕事，其实不是的，母亲说，只要不指名道姓骂人，她就不接招。外婆外公和舅舅去世早，他们未享受过的人间乐趣和快乐，还要由母亲代享，所以母亲没时间自找不愉快。

母亲的性格也影响了我表哥。后来表哥考上了卫校，毕业后成了一名医生，工作没几

年便在当地小有名气。母亲说表哥的出名不仅是因为医术高，还因为他脾气好，对患者有耐心，有亲和力。患者见到他，如沐春风，心情放松了，病便好了一半。

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多年，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插一瓶柳条放在母亲照片旁。母亲喜欢绿色，喜欢带着柳色的清明，看到杨柳飘飘便有了期盼和希望。年龄越长，身边离开的朋友就越多，但我们不应该伤感，而是要积极乐观地生活，替他们延续快乐和幸福。